

危境马王

HORSES
OF THE DAWN

星星小马的时间之眼

[美]凯瑟琳·拉丝基 著
徐懿如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危境马王

星星小马的时间之眼

XINGXING XIAO MA DE SHIJIAN ZHI YAN

[美]凯瑟琳·拉丝基 著
徐懿如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 2014 by Kathryn Lask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cholastic Inc., 557 Broadway, New York, NY 10012,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星星小马的时间之眼 / (美) 凯瑟琳·拉斯基著; 徐懿如译.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6.8

(危境马王)

书名原文: The Escape

ISBN 978-7-5448-4494-9

I. ①星… II. ①凯… ②徐…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7143 号

责任编辑: 马 瑄 美术编辑: 王 叙 责任校对: 刘会乔

责任监印: 陈嘉智 版权联络: 闫安琪 营销主理: 王 钢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 jieli@jielibook.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50 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数: 125 千字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 001—12 000 册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目 录

序章 小马驹	001
第一章 喝掉一颗星	007
第二章 “她叫小星！”	018
第三章 闪光中的阴影	025
第四章 遗忘	046
第五章 海底上升	051
第六章 绯红色的羽毛	060
第七章 解放	080
第八章 破碎的众神	084
第九章 我们是这里的神！	101
第十章 当神死去的时候	112
第十一章 “我们是第一群马！”	123
第十二章 挡风	138
第十三章 雪与寂静	148

第十四章	黎明之马	157
第十五章	灵魂之城	165
第十六章	小马	172
第十七章	有主人？	180
第十八章	珀加	184
第十九章	相遇	188
第二十章	骗子的伎俩	196
第二十一章	雾中的门	202
第二十二章	被困！	209
作者手记		218

序章 小马驹

母马感觉小马驹在她肚子里动了，踢得她很不舒服。小马驹就要出生了，母马本应该四腿支撑着站立起来，可现在，她却被关在船舱里，而且被吊在悬挂带上。每当船碰到一波汹涌而来的海浪时，网兜就会左右晃个不停。周围要是铺满稻草就好了，要是能躺在绿草如茵的草地上就更好了。这样的出生环境多么糟糕啊！她心想，在大海中央一艘颠簸的船上！母马能感觉到周围其他马儿的不安，他们知道她身上即将发生什么。

船的横梁很宽，前面不远，她能看见至少八匹马，他们的耳朵都在抽动。山羊和猪等其他小一些的动物，因为被关在不同的棚子里，她看不见，也丝毫不关心。此时的她只关心其他马匹的动静，她能看见他们的耳朵轻轻弹向前，这是在倾听人类的动静，然后再转过来，这是在听她是不是已经

开始生产了。

马群被关在甲板中间的船舱中，靠近这艘双桅帆船上的两根桅杆。他们的棚子里塞满了成捆的稻草，这样就算悬挂带摇晃得太厉害，他们也不会受伤。母马低头看看自己无助地悬在阴影中的腿，她的马蹄几乎都碰不到地板。

船舱很是闷热。风吹不到他们被关着的地方，无形的光线也透不进来，马儿们感觉不到一天中的时刻变化。这里一直都黑魆魆的，虽然也不能说是完全的黑暗，这里还有影子和既不像晨光也不像暮色的微弱光线一起游荡，母马能感觉到的只有这些。

上次生小马的时候，她是在干燥坚实的陆地上的一座马厩里，再上一次是在草地上，那当然是生产的最好地点。那次生下来的是匹小公马，毛皮很漂亮，上面的斑点点像许多小小的月亮在云后若隐若现。母马给他起名叫影月。现在又有一匹要出生了。母马想，有没有可能搜寻者和他的手下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呢？对生产这件事，母马自己也很惊讶，她本以为自己年纪大了，不可能再生小马了。但从初岛出发的前一天，他们给她装悬挂带的时候，肯定看见她的肚子了。没有人说什么，不过他们可能本来预计前方只是一段短短的行程，但实际路程却比他们预想的长得多。她曾经听见铁匠和

马夫说起这段旅程要多长时间。马夫还是个小男孩，和即将出生的小马驹一样什么都不懂。

母马突然感觉到一阵腹痛，不禁虚弱地喘息起来。年轻的马夫从吊床上跳下来，冲到马棚边。海面稍微平静了一点，不过母马的悬挂带还是以让人不安的节奏来回摆动着。小男孩轻抚着母马的头，随后他的目光就落在了悬挂带帆布上那一片快速散开的污迹上。

“老天啊^①！”他尖叫出声。

另外一个房间里的铁匠和另外一名马夫立刻就跑了过来。

“不会吧！”铁匠惊呼。

已经发生了！母马心想。她凶狠地盯着铁匠。年轻马夫的目光紧盯住一个脸部深褐的女人的小木雕，双手合十祈祷，嘴巴一动一动的，好像在对那个女人呢喃着什么。

“不要向圣母祈祷了，傻孩子。快去找医生！”铁匠命令他。

谁傻呀？母马心想，你们都够傻的！这些人想金子都想疯了，根本看不见这匹老母马就要生小马驹了。

医生来了。悬挂带被放了下来，马棚里也很快堆上了更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多的稻草捆。

“安静！安静^①！”铁匠低声说。

他是在叫我安静？还是想叫大海安静？母马心想。她希望这个家伙说的是大海。在陆地上生产都很艰难，更何况她现在身处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尽管她能照顾自己，但一想到小马驹即将诞生在这里，还有可能一出生就被绑在悬挂带上，她就感到深深的忧虑。在这么颠簸的海上，小马驹要怎么学习站立呢？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翻起了白眼。她能听见马夫在祈祷，而铁匠和医生只是默默地解开悬挂带，帮助她在稻草堆上躺下来。

时间流逝着，母马不知道过去了多久。这里昏暗的光线从黎明到下午再到深夜几乎毫无变化。她能感觉到医生和铁匠都在拉小马，小马的前腿已经出来一半了，再拉一次？不对，两次。

“一匹小母马！”铁匠终于说话了，“好快呀！”

“她以前生过驹子。”医生一边给小马驹擦去身上覆盖着的光滑白膜，一边说。

母马扭过头，舔起了新生马宝宝的脸。等她舔干净小马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

驹的脸，就看见小马驹浅色的额头上出现了一个可爱的白色印记。母马欣慰地嘶叫起来。

“看！”马夫惊叹道，“她已经想要站起来了。”

小母马踉踉跄跄地站起来，她的腿似乎比身体还要长。老母马虽然以前也生产过两次，但还是不习惯小马驹腿的长度。这匹小母马虽然比母亲的身体要小得多，但腿却几乎一样长。

小母马挣扎着走了一步就摔倒了，四条腿来回乱蹬。“腿太多喽！”母亲嘶叫着，“你还有时间慢慢习惯和适应，一定要慢慢来呀！”

就在此时，船突然一颠，一捆稻草掉下来，把正要第二次站起来的小母马砸倒了，她打了一个滚儿。

“给她装上悬挂带，母马也是，给宝珠装上悬挂带。”铁匠叫道。

“我们给这一匹起什么名字？”年长的马夫问，他冲着小母马指着。

“雅辛塔！”刚刚到来的一个高个子男人说。他是搜寻者，也是这艘船的船长。现在要轮到他来给这匹小马起名字了。“我们要感谢上天赐福，把它看作是仁慈善良的上帝给我们的好预兆，让我们一起祈祷吧。”说到这儿，他不顾船的起

伏，跪在了深色的圣母像前。

“好预兆？”母马一边注视着小马驹一边嘟囔。我们被悬挂带给分开，而他们管这个叫好预兆和上帝的慈悲？我的小马要怎么吃奶？要怎么学会站立？还叫她雅辛塔？她心里大怒，他以自己情妇的名字给我的小马驹命名！

“我的双肩啊^①！”她的嘶声变成了抗议的高喊。但是，夹杂在大海的怒吼和几个人类的声音中——因为神父下来带领他们祈祷了——没人听见她的声音。

母马仔细看着小马驹，她额前的印记像一颗旋转的星星。而母马心里知道，不管那人给她的小马驹起了什么名字，她自己都会叫她小星。“小星，我要叫你小星！”她嘶叫着。小马驹看着妈妈大大的黑眼睛，似乎明白了。她的名字代表着一种明亮发光的东西，就在这座黑暗恶臭的监牢之外。

① 马儿们经常用自己的身体部位来表示惊叹、发誓或咒骂，类似的还有“我的蹄子啊”等。

第一章 喝掉一颗星

人类绞尽脑汁想让小马驹吃到奶。年轻的马夫或是铁匠会把小马驹从悬挂带上解下来带到母马身边，在她吃奶的时候抱着她。“别动，雅辛塔。”他们会说，“放松，宝珠，你的小马驹来啦。”这时候的他们温和又善良。随着小马驹的长大，现在要年轻的马夫和铁匠两个人才能抱得住她了。

有一次，等小星又被放回悬挂带上之后，她对妈妈说：

“妈妈，有件事我不明白。”

“什么事？”母马早就发现她是一匹非常爱问问题的小马。小星越长大，她的问题就越多。很多问题母马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叫我雅辛塔，而你叫我小星。”

“雅辛塔是搜寻者给你起的名字，不是我起的。他用情妇的 name 称呼你！而我根据你前额上的星星给你起的名字，这

才是你真正的名字。”

这才是开始，最难回答的问题还在后面：什么是星星？什么是天空？什么是草地？小马驹的问题没完没了。

船舱里没有季节，也分不出白天和黑夜，宝珠只能用小马驹长了多少当成计算时间的方法。她能看出小马驹已经长大了。如果小星不是被吊在悬挂带上摇晃，而是站在地上的话，她就能看出小星比出生那天长高多少了。在小星被从悬挂带上放下来吃奶时，她的头要低下不少才能喝到奶。母马估计，小马出生以后至少一个月亮的周期过去了。

时光在流逝，海上变得一丝风也没有了。船漂浮在平静的海面上，静得可怕。只有海鸥的叫声、船体的嘎吱声或船帆轻拍的声音才偶尔打破寂静。没有风，帆船也无法前进。船的安静最让母马心烦——安静而且毫无动作，似乎什么都静止下来，连悬挂带都几乎一动不动。母马有几次尝试着回忆马蹄踩踏大地的感觉。母马瞥了一眼小马驹，她虽然问题很多，却从来没问过奔跑和疾驰的问题——她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运动，想到这一点母马心里就异常难过。小星差不多能站着吃奶了，但她从来没有快走过，没有高兴地跳起来过，没有感受过鬃毛在风中飞扬的感觉。她根本就没走过几步路，更别提跑了。对于一匹马来说，这也太怪异了。而现

在就连吃奶的时间都变短了，因为人类开始限量供水了，母马的奶也开始日渐稀少了。

对母马来说还有一件感到同样怪异的事，那就是她的小马驹从来没见过天空——没见过白天湛蓝的天空，也没见过夜晚漆黑的天空。小星的生活就在悬挂带上和马棚里围墙的范围之内。她和妈妈不一样，从来没有被放养在牧场上吃草，没有亲眼见识过来来往往的夜行动物——獾、狐狸、飞扑的蝙蝠、灌木老鼠或是飞行中的猫头鹰和蛾子。最重要的是，小马驹从没有在盛夏的夜晚站在茂密的草丛中，见证过繁星满天的壮观景象：看星星们升起，行走过整个夜空；看一轮明月高高悬挂于头顶，随周期循环而变化，无论是圆是缺都似乎那么完美。

遗憾的是，草地上的幸福生活已经逝去很久了，母马跟着搜寻者漂洋过海，在新世界的初岛登陆之后又再度起航。新世界的土地和以前没什么区别，天空也相似，但星星的排列方式不一样了。有一颗星母马仍旧能找到，它似乎从来不动，母马也渐渐习惯了新的群星。天上有五颗星星组成的一个图案，很像神父在黑衣服外面戴着十字架。

母马后腿踢了踢，她的小马应该能跳起来，而不是在船起伏时无助地躺在悬挂带上。小马几乎在能站起来的时候就

会跳了。年轻的小马就该上蹿下跳，等他们驮骑手的时候就不能跳了，不然很快就会把骑手从肩头狠狠摔下去！要是没有鞍子，没有笼头——哦，没有负担是多么自由自在啊！马就该跳跃撒欢儿。年轻的小马在几个月内还不会被人驯服来给人当坐骑。趁他们还没有被装上笼头，更进一步说，还没有人骑的时候，就应该随心所欲地跳跃，尽可能多地跳跃。这对他们有好处，能帮助他们成长，也能帮他们增长力气。

有几次，宝珠做了有关小马驹的噩梦。她梦到小星的腿萎缩了，像细树枝一样挂在身体上。她偷偷瞥了一眼小马驹的腿，自己该不会亲眼看到它们萎缩吧？

母马试着向小星讲述这个世界，试着给她讲解有璀璨繁星的夜空、有无边草原的辽阔大地。很快，小星就缠着妈妈问星星的问题了。

“你说的‘闪烁’是什么意思？”她问道。

我该怎么向一匹从没见过夜空的小马解释星星的闪烁呢？母马心想。

“就是有一点光在黑夜里突然亮起来。”但是，小马驹只知道船上的阴暗，而不知道光明在黑暗里突然亮起时是怎样的一种情景。是的，没有黑暗，就很难知道光明，而没有光明的对比，也难以想象漆黑一片的夜晚。

但小马驹仍旧因为妈妈时不时讲起星空的图案而异常兴奋。

“真的会有星星的图案像我们吗？一匹马！真的？”小马驹发问。

“真的。”母马犹豫了一下说，“嗯，就有一点小小的区别。”

“什么区别呢？”

“它们有翅膀。”

“妈妈，你不会是糊涂了吧？星星怎么会有你跟我说过的小鸟一样的翅膀呢？是我们能听见的外面那种鸟吗？”她扬起漂亮的小脸问道。

“就是像鸟一样的翅膀，只不过在星星的马上，它不是真的马。”

“如果不是真的，那有什么用呢？你说等我们上岸，我就能跑能跳了，它就做不到。”

“但它们对搜寻者和水手们很有用。星星的图案能指引他们横渡大海。”

小马驹似乎想了很久，然后甩甩深色的鬃毛，又问了一个问题：“那它能指引我们吗？”

这个问题让母马吓了一跳：“你打算去哪里呀？”

“我不知道，不过星星能指引我们吗？”

“我想可以吧。”母马宝珠慢慢地回答，她回想起在旧世

界的辽阔牧场上，那颗星星似乎永远不动，就一直悬挂在那棵老苹果树的上方，“有一颗永远不动的星星，你可以用它来做向导——一颗向导星。”

“妈妈，怎么才能找到那颗星星呢？”

“很容易的，孩子。你知道马夫来给我们桶里加水时，用来舀水的是一把长柄勺吧？有一个星星的图案就很像长柄勺，勺子头就直接指向那颗永远不动的星星。人类叫它北极星。”

“北极星。”小马驹轻轻重复了一遍，“和我的名字一样，也是星星。”

母马从悬挂带上探出头去舔小马驹的额头。她很少能碰到小马驹，很少能舔到小星浅色的皮毛。只有等马夫或是铁匠来放她们下来哺乳的时候才可以——而随着母马的奶越来越少，哺乳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而间隔却越来越长。“你一出生我就知道你真正的名字叫小星。”她骄傲地说，“等他们拿水桶来的时候，你就能从倒影中看见自己前额上的星星，是不是？”

“是的，妈妈。不过，你额头上为什么没有星星呀？”

“你爸爸有。”

“他们现在都不怎么拿水桶来了，我可能再也看不见额头上的星星了。”

“哦，你会看见的！会看见的！”母马想要说得欢快一